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

文学库



邓友梅
——著

那五

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

文学库

中短篇小说

那五

邓友梅
——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五/邓友梅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4

(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 文学库)

ISBN 978 - 7 - 5063 - 7643 - 3

I. ①那… II. ①邓…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4013 号

那 五

作 者: 邓友梅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一鸣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7 × 209

字 数: 313 千

印 张: 13.12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643 - 3

定 价: 42.00 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京当代文库编委会

主 任：

李春良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主任：

王野霏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

曲 仲 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

葛笑政 作家出版社社长

张 陵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扈文建 作家出版社副社长

管士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韩敬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委 员：

章德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胡晓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编审

史佳丽 作家出版社作品研发中心副主任、编审

王海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项目办公室主任、编审

冯献省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处长

张瑞江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管理处调研员

丨 序 言 丨

北京的魅力不只是体现在它的通衢大道、立交桥和各色建筑，而更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雍容大气的性格和旧邦新命的生长性。而文学便是记录、承载乃至延伸、发展城市性格和灵魂的最鲜活、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载体。作为“三个北京”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策划和设立了“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出版项目”，旨在宣传展示北京的文化，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记住北京。

提到北京文学，涉及北京文学、北京地域文学、京味文学这三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层面。我们这次的编选将重点放在最能反映北京文学独特传统与韵味的京味文学。京味既是书写对象，又是书写态度与方式，所以我们用京人京事、京腔京韵来概括京味文学。

文学库选入的文学体裁以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为主，包括20种图书。

相较于北京文学创作的厚重博大、成就卓异，为文学库的规模所囿，我们在遴选中不免挂一漏万，但力求入选的作品都是经过时间淘洗和读者检验的佳作。文库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作者、作者家属和有关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北京这座美丽的现代化大都市，既蕴涵丰厚，又朝气蓬勃。我们把这套丛书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北京城的见证和收获。

北京当代文库编委会

2014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在悬崖上
034	我们的军长
062	话说陶然亭
074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173	那 五
218	烟 壶
314	别了，濑户内海！

在悬崖上

夏天的晚上，闷热得很，蚊子嗡嗡的。熄灯之后，谁也睡不着，就聊起天来。

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约好了，一定要坦白。

睡在最东面的，是设计院下来的一位技术员，是个挺善谈的人。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却沉默了许久也不开始。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催他。

终于，他叹了口气，说起来了。——

我和我爱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前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到二工地上做技术员。头一天进工地，我就出了个娄子——坐火车没有要报销单据。我懊丧极了，心想会计员一定不肯给我报，就是给报，也要狠狠地批评我一顿。我噘着嘴进了会计室。

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是位挺端庄的姑娘，剪发，身上浅蓝色的衬衣已经洗得发白了。她推了把椅子让我坐下。

“您怎么会忘记要报销单据呢？”她严肃地说，“这是国家的制度呀！”

我擦着汗说：“是的，我，我才从学校出来，还没这习惯……”

“唔！”她微笑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写个信您去车站补领一份吧。”

我把信接过来，走出门，她又喊住了我，赶出来说：“您头一天来也许还有许多事要办，您写个补领条，我替您办了好不好？”

我对她有了个极深的印象。

这时，我正申请入团。她担任团支书的职务，三天两头和我个别谈话。她长得挺秀气，笑起来很美。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支书帮助我，但我没想到会和她恋爱，我觉着她和我不是一样的人，她要比我高些。

过了些天，她的历史我也知道了：她上学不多，初中毕业后，在家中闲住了一阵，解放后又上了一个时期会计学校，就出来工作。现在经过自修，已能看俄文的联共党史。在我来的那年春天入了党。我对她又加上一层敬意。工地上的人也都挺尊敬她。

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爱上她了。我找一切机会接近她，星期天约她一块去玩，听到她大方地答应我，我是那么受宠若惊，似乎跟她走在一起，我的人格也高尚了许多。——她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啊！

我提出要求来了。她沉思了一会，温柔地说：“再考虑一下吧，我比你大两三岁呢，这也许不大好。”

我急道：“你这么说真伤害我，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年龄有什么相干？”

从这以后，她对我更亲切了。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我不会有计划地用钱，发薪的那两天，整天地又是吃又是买，一过15号便连烟也没的抽。她要求替我管账，从此我不仅每月过得都很富余，而且能按月积蓄一点钱。过去，我的袜子，手帕，一个月也不想洗一次。碰到星期天，要和她一道去玩了，就慌慌忙忙地去买

新的来。她看见，便玩笑地说：“你以为穿上新袜子，别人就更喜欢你些么？”于是就让我把旧的拿出来帮我洗洗补补。我不好意思地说：“你帮我做这些，人家会笑你吧！”她正色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两人一起做点事不比在街上瞎逛有意思？”真的，同志们并不笑她，只说我“野马上了笼头了！”我听了，心中暗暗得意。

有好几次，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意见，我实在说不出来，她就说：“你瞧，你总是不在政治上注意别人，对我还这样呢，对同志们又该怎样？”我脸红着答应改过，可是总也改不过来。

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我主张买张有弹簧的双人床，她却说：“睡木板不一样？”我要买个美术化的大理石台灯，她却说：“买个普通的，看去还大方、美观。”我说：“结婚，一辈子只一次，钱不够可以借！”而她说：“结婚只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日子还长呢！”

结婚后，我们感情很好。早上一起上班，下午一起回家。我们很少坐车，总是一边散步，一边谈心。不知为什么谈话的资料总是那么丰富，平常的小事两人也谈得兴趣很浓。回家之后就一起学习，先是她读俄文，我读技术书。后来，她说要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毛病，便把俄文移到早上去念，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有时候我们两人也分开读，那时我就常常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到她脸上，端详着那一双黑黑的眉毛和稍显苍白的脸，越看越看不够，简直不敢相信她是自己的妻，要和自己共同生活到永久永久。她发觉我在看她，却不抬起头来，仍低着头看书。但脸渐渐地红了，嘴角露出微笑。我忍不住跳过去抱住她，用力吻着她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剩下的就是工作，工作，好好地工作！”她笑着，倚着我闭上眼睛待一会儿，然后说：“行了，该用功了，咱们规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谁破坏了罚谁，要不然咱俩就要变成二流子了。”

后来，我调到设计院工作，两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于是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们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看电影，跳舞。她买了只小炭炉，有时不想出去，我们就请朋友们来家吃饭。她会炒许多样菜，在冷天，还用玻璃瓶装了叫我带到机关去吃。不管做菜、洗衣服，我都当她的助手，虽然我一动手总是给她添许多额外的麻烦，她还是要我帮助她。

我们经常地谈着自己一星期来的工作、思想等等。在这些谈话中，我渐渐认出了她的许多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质朴，或叫做“实事求是”。我是若不夸大事情的一些地方，就会连那事情本身也说不出来。比如我设计完了一项图纸，总这样说：“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完成了，真费劲！”她呢，却总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我做完了月结算！”若不就再加上一句：“有个地方还要复核一下。”我们也常谈到未来。有时我说：“等到下一两个五年计划时，也许我能给我们自己设计一座最新式的住宅，这要有阳台、有浴室，有……”她却说：“咱们从下月起该节省些，存点钱，万一明年有个小宝宝，这房就住不开了。”她这种性格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不知怎么，我一向追求表面华丽的作风使自己感到可厌了！我竭力从实用和大方上着手。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表扬，在反形式主义学习上上级还叫我作了典型报告。在生活作风上，我也逐渐改变自己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同志们都说我踏实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我加入了青年团。

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我常想：只要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一步步走下去，不断地提高自己，争取做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还有什么难处呢？

没有料到，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做雕塑师的姑娘，叫加丽亚。她父亲是位音乐教授，母亲是个德国人，她北京话和柏林话都说得挺流利。她来时是秋天，穿着件浅灰色的裙子，米黄色的毛线衣，头发是棕色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长。于是“加丽亚”三字就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开会的时候，这个给她搬椅子，那个给她递茶水。休息时，这个约她去散步，那个请她去打球。她一天到晚兴高采烈的，一会儿把她的快乐传染给这个，一会儿又传染给那个。我自然不会像那些单身汉似的去献殷勤，不过，说良心话，我也挺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很愿和她一起散散步，谈谈心。

中秋节，机关组织大家去游颐和园。加丽亚说她要去，许多小伙子也争先报了名。有人替她拿水果袋，有人给她在车上留座位。那天我爱人要参加他们工地上的集体活动，我只好一个人去，坐在车上，我冷眼看着那些小伙子发笑。

加丽亚上来了，假装没听见人家招呼她坐，却意外地竟走到我面前笑笑说：“劳驾，往里一点。”

我往里挪挪，从侧面看着她。她脸朝着前面，故意做出严肃的样子。

车子过了西郊公园，猛然转了个弯，她撞到我身上了。重新坐好后，她向我点点头说：“对不起。”

我说：“您真客气！”

“对您不敢不客气，”她望着我笑道，“您总是那么严肃，好吓人哪！”

“唔？”我大声笑起来。

我俩热烈地谈起来了。我称赞她的衣服和身材，她不仅不害羞，反

倒爽快地议论姑娘们的身材特点，以及应该如何打扮之类。我很喜欢她这种爽快劲，便也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然后又谈到了大学生活，共同的兴趣……越谈越投机，下车时，我们俨然像朋友了。

“你船划得怎样？”她妩媚地看着我。

在学校里谁没受过姑娘的青睐？谁没有点在同辈青年中争胜的劲头，加丽亚似乎一下子又把我拖回到三年以前去了，我得意地看看那些用嫉妒眼光盯着我的小伙子，拉着加丽亚说：“走，咱买船票去。”

这以后，我和她成了要好的朋友，有好电影和音乐会，我们总是一道去。

有一次看《杜勃罗夫斯基》。回来的路上，她说：“这俩演员真漂亮啊！”

我说：“两人很相称！”

“人家是有意识这样选的，”她正经地说，“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正说着，对面走过一对男女来，男的有二十七八岁，很年轻、精神。女的在笑着，脸上堆了几条皱纹，看起来要比男的大四五岁。她立刻用肘子一碰我说：“喏，你瞧，也许他俩感情还不错，可是叫别人看起来总有不愉快之感，不能不算遗憾吧？”

我看看那两人的背影，先还挺高兴，以为加丽亚在暗示我俩“很相称”，接着，我想起我妻子来了。“她比我大两岁，也没加丽亚这么‘帅’，要叫加丽亚看见我俩一起走，她会怎样评论呢？”我不得有些扫兴。

正巧，这个星期六我们机关有舞会，我把爱人约来了。我们坐在大厅角上，觉着背后有人噉噉喳喳地连笑带议论，回头一看，正是加丽亚。她见我看她，便索性大声道：“我正议论你呢！”甩甩头发，走过来

向我眨眨眼说：“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红着脸，把爱人介绍给她。天晓得，在加丽亚面前我爱人怎么显得那么呆板，没有风度和苍白。我真后悔，不该把她带到这里来现眼。以后乐曲再响的时候，我就请加丽亚跳，请别的同志跳，加丽亚问我：“你让她一人坐在那儿她不会生气么？”我说：“她并不太喜欢跳舞，也不太会跳！”然而，当我跳完一个华尔兹回到妻的身旁时，妻却很不高兴地说：“我想回家了，你一人留下来跳吧！”我忙说：“为什么？还早呢！”她说：“我累了！”我只好捺着性子陪她回去。路上我们一直沉默着，快到家门口了，我装作玩笑的口吻问她：“是不是我净和别人跳，你生气了？”她说：“干吗要拉我去做展览品呢？我在家看点书不更好？”我说：“人家要认识你也没有什么恶意！我请别人跳也是礼貌。”她说：“我见不得那种轻浮相。我尊敬别人，也希望别人尊重我！”

到家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一阵就睡了。躺在床上，我忽然想道：如果我身边躺的不是她，而是加丽亚，这些不愉快不就没有了么？

是啊，假如妻也有加丽亚的相貌、风度、趣味，那我该多幸福啊！

为了避免惹闲气，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参加舞会。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加丽亚进来了，对我笑道：“女主人管教得真严，舞会上都见不着你的面了。”

我说：“我自己不愿意跳！”

“说这么好听干吗？”她努努嘴，“出名的舞蹈能手！不过身不由己罢了！”

我有点挂不住火，说：“这么说，我今天就跳一晚上给你看！”

“回去挨骂可没有人同情啊！”她笑笑，又说道，“今晚上有联欢晚会，说要选几个跳得好的起示范作用，你怎么样？”

我说：“好，我俩算一对！决定了！”

她笑着推我：“那还不快打电话请假！”

我急道：“向谁请假？我是自由的！”

话虽这么说，可我确实担心妻在家里着急，只是不好意思去打电话。

许久没进舞厅，一听乐声，一见那灯光，我立刻兴奋起来，把别的事全放在脑后了。

加丽亚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加丽亚得意地说：“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我告诉你个秘密，姑娘虽然爱在人前装得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心里还是愿意被人欣赏！”我笑道：“小伙子们又何尝不如此？”她说：“你也这样？”我笑道：“可惜我不漂亮，引不起人们的欣赏！”她笑道：“别客气，我还是头一个欣赏你的！”我们边跳边说笑，总是撞着别人。她耸耸肩说：“不管他，我快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我说：“也不考虑你自己是否存在吧？”

“对极了，这才叫忘我！”转了一转，她又笑道，“我能忘我，你就不能！”

我问：“为什么？”

“你忘了自己，可有个人没有忘你！”

本来我已忘了家中的事，她这一提，我的兴致立刻减了不少，便说：“咱们不谈别人好不好？”

正在这时，门口有人喊我的名字道：“电话，您爱人找！”

“怎么样？”她推开我，笑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啊……”

我气冲冲地跑出来，到传达室一把抓起电话来大声吼道：“我马上

回去!”

说完，电话里没有人回答，我奇怪了，问道：“怎么回事，你走了么?”

里边干咳一声，低声说：“我是问你回来吃饭不，省得我等，又没催你回来……”

我听到她那委屈的声调，再没心思跳舞了，真觉着自己失去了自由。走到大厅去向加丽亚告别，她正和一个穿蓝西装的年轻人跳舞，脸上仍然洋溢着快乐，而且还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经过我面前时，她只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赌气一句话也没说，便走回家去。

我爱人正在桌前坐着，桌上放着冷了的饭菜，见我进来，她把头一扭。

我说：“怪不得人们说女同志小气，我就回来得晚一些，也不致这样啊!”

“我对你说什么了，你拿起电话就发凶?”她生气地说，“我妨碍你什么了么?”

我听她话里有话，急道：“好，好，你别说这些，以后不离开你一步就是了!”

“我并没这样要求你!”她喊了一声，又赶紧住了嘴。两只眼睛阴凄凄地望望我，小声说：“真可怕，星期六你也不愿回家来了，我们也开始吵嘴了……”

“不要胡思乱想，”我说，“夫妻吵嘴是难免的。”

“唉，既吵开了头，谁又保证不会永远吵下去?”

这阵风暴过去，她睡了。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舞会，想起了加丽亚，想起了大街上和舞会上人们投过来的羡慕的眼光。于是，我不得看了一眼我们的结婚照片，第一次发现我们的年龄差别是这样明显。我

有些害怕地想道：“我结婚得太匆促了点吧……”

她翻了个身，醒了。见我还开着灯，问道：“怎么还不睡？生气了？”

我摇摇头。

“别生气，也许我们还不善于处理生活问题……不过，你不该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她吻着我，“你知道我站在门口等了多久啊，菜凉了，我去热，热好了，你还不回来……”

“是我不好。”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心里却又想起了加丽亚，我觉得自己虚伪得可怕，但又制止不住自己。

加丽亚初来时所引起的骚动，平静下去了不少。许多围绕着她青年也自动散开了。而且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越来越多地由赞赏变成责难，说她“轻浮，在感情上打游击”。我想，男孩子们追求一个姑娘落了空，总难免说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所以我不仅不因此改变对她的看法，反倒有些替她抱不平。看得出，她也隐隐有些苦闷，于是和我接近得更密切了。每天晚饭后我们都到什刹海边去散步，或去溜冰。她脑子里随时都能出现奇异的幻想。看到冰，便想到将来有一天马路上的人行道会全用冰铺起来，行人全穿着冰刀。她说：“那时咱俩在星期天就可以散步到天津去。”看到水，她又想到将来她要盖一间双层玻璃的雕塑室，玻璃之间灌满了水。我就说：“将来我为自己设计住宅时，一定为你预备一间这样的水晶宫，把你像金鱼一样的养在里边。”说完，我偷察她的脸色，她并没生气，倒说：“你真是个好知音，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哥哥该多好！”我说：“好，你就做我的妹妹吧。”从这以后，单我俩在一起时，我们就兄妹相称。

有一次我们在什刹海边散步，她手里拈着枝梅花，一边往头上簪一边哼着：“啊，姑娘啊——”唱到半句，忽然停下来，自言自语地说道：

“姑娘，这俩字多响亮啊，像黄金一样，我一辈子也不让它离开我。”

我笑道：“照这样说，一结婚，黄金就贬值了！那，你是永远也不结婚的了？”

“也不一定，”她笑起来，“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呢？”

我心里发起热来，以为她在暗示我。

冬天，加丽亚总是戴一顶灰色的哥萨克式羊皮帽。我很喜欢这样的皮帽，曾问过帽店，说是要一个月才有，我就等着。妻见我这么冷的天还光着头，便买了顶长毛绒的给我，说：“你也不要太节省了，条件允许也该注意一下仪表。”

戴上绒帽的第二天，加丽亚跑来找我说：“你不是喜欢我的皮帽么？店里有了，咱去买吧。”我毫不犹豫地和她一起走了出去。半路上，我觉得这样办有点不妥，踌躇说：“等一等，也许我钱不够——”

“我送给你，”加丽亚痛快地说，“全机关就我这一顶未免太孤单了，它要有伙伴。”

她真的不准我付钱，送了一顶给我，并且当着许多店员和顾客的面给我试过来试过去，一边端详着我，一边拍手说：“帅，帅，我要给你塑个半身像，戴这帽子的。”她不顾旁边人的窃笑，也不管我脸红。

我一时大意，星期六晚上戴着皮帽回家了，妻一见便吃惊地问：“你买的？”

我脸一红，支吾道：“不买还有人送？”

“我不是才给你买了新帽子？”

“我……”

“你根本不把我买的东西放在眼里，”她不高兴地说，“我真傻，还以为不买帽子是为了省钱呢！原来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哼，越打扮越好